

东山作为地名很常见,百度搜索,立刻会跳出好多个。南京人说起东山,一是地名,江宁区政府所在地,一是历史人物,东山再起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

苏州也有个东山,在说吴语的江浙人心中,名气要更响一些,前后到过许多次,印象却谈不上深刻。都说苏州好,光周围乡下风景,就玩不够。印象深的是周庄,是同里,是用直。为什么对东山印象不深,没仔细想,今年秋天又一次去,与当地人聊天,当地人无话可说,很不屑,懒得回答。这问题有些蠢,印象深不深,心里有和无,是你自己的事,与他人何干。

东山有个雕花楼,每次被动参观,说老实话,不喜欢它的土豪气息。东山有碧螺春,太高级太昂贵。东山有大湖蟹,媲美阳澄湖大闸蟹。我好歹也是有点情怀的读书人,岂能为了口福满足,吃了正宗的碧螺春,吃了肥腻的太湖蟹,就对这地方念念不忘。

我这个人,从小到大,总是喜欢对很多事情陷入着迷。回想自己短暂的人生,真的是对很多事情都发生过着迷的经历。小的时候,对养鸽子着迷。非要吵着让父母为我提供养鸽子的条件,父亲碍于身份,不愿意让部队的水工来为我搭建鸽子棚,于是便动员母亲在内的家人一起来

自己建造。那时候,有一种养鸽子就是浪费粮食的风潮,于是所有的地方都买不到鸽子食,鸽子又不能吃大米,所以只能自己动手为鸽子“做”食物,就是用玉米粉搓成玉米粒来喂鸽子。也曾对骑自行车着迷。母亲担心我出去骑车闯祸,就不得不同意我在客厅里骑。说起来也好玩,我的自行车技术竟然全是在家里的客厅里学会的。对打扑克、下象棋也都着迷。结果是,经常因为找不到对手而苦恼。对玩

寒露
撒满草木,撒满篱笆,露水的凉,透着晶莹,透着闪光。
在这个季节,我不喜欢悲秋的唱词,我喜欢深秋的内涵。
收割后的田野,在沉静中思索,刚刚破土的种子,正需要露水的滋养。
寒露打湿早起的脚步,打湿秋虫的鸣唱,打不湿心境的明亮。农人、农业和农村,在这个季节,开始总结和展望。
寒露里,蓄满了月色,它们在迎接曙光。
寒露里的乡村,积满了喜庆,农家的好日子,飘着浓浓的酒香。

霜降
霜降来临,坚强的树叶在奉献之后开始脱落。深秋的颜色,绿色退尽却又五彩缤纷,洁白如棉,火红如枫,金黄似橘……

庄稼赶在霜降之前成熟,成熟的果实,经历过风吹雨打的品质,袒露在阳光的晒场上。
粮囤沧桑,粮食新鲜。
村庄沧桑,思想新鲜。
这是最深刻的秋了,秋虫躲在菊花的香里,作最后的告别,它们把嗓音拖得悠长。
这是最圆满的秋了,村庄处处,有抒情的炊烟扶摇直上,讲述人间烟火的兴旺。

伴,半人也,难怪人们把寻找伴侣,说成是“寻找自己的另一半”,当然,除了伴侣,我们小时候都有过一起玩耍的玩伴,一起读书的同伴,一起搭伙做事的伙伴。我们上海人对伴有一个很有哲理的称呼,叫“道伴”,有道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做朋友,做伙伴,志同道合才做得长久,“道伴”,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这个人是可以

紫金庵的小叶黄杨

叶兆言

此次在东山盘桓三日,不是匆匆一日游。去周庄同里用直,一日游最合适,景点集中在小镇上,几条临水的街走完,几个有故事的大户人家应过卯,行程基本结束。春风得意马蹄轻,因为集中,也容易记住,东山不一样,必须往上几天,认真去琢磨。不值得看的反倒是小镇,虽然也是古镇,你应该去周围,东山过去是岛,现在是半岛,三面环水到处青山,从镇上往外走,豁然开朗,去哪都会好看。

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天看下来,耳目一新,终于有几处地方印象深刻。最难忘是紫金庵,两株一千五百多年的小叶黄杨,让我一直惦记。庵离小镇不远,藏在一片青山之中,山上都是桔树,都是枇杷树,满山果树

吧。还有音乐,对肖邦对拉赫玛尼诺夫对贝多芬对勃朗姆斯对莱昂纳尔瑞斯对玛丽亚凯莉一直到如今最爱的乔伊安立奎,都迷得有点神魂颠倒一般。互联网时代来了,我又开始对网络着迷。智能手机、百度云、QQ音乐、网络写作、网络购物、微博,没有一项我没着迷过。经常是把家里弄得像个小小工厂似的,到处都是电脑、移动硬盘和网络电视。为了听音乐还闹个笑话,到音响店去问,如今怎么买不到合适的音响了?小伙子答道,还有人听音响吗?全都已经改成蓝牙技术了。如今连我的汽车里也都是采用蓝牙在听音乐。

后来,又开始迷上了跑步,每天都开个车到浦东去,绕着世纪公园跑步,一跑就是三年多,直到硬撑着参加了三次马拉松才算甘心。总之,着迷成为我从小到大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向一切陌生领域进军的生活。
有一段时间,我也因为容易对一些事情陷入无法自拔的着迷而感到苦恼。因为,很多人都说,一个容易对事情着迷的人都是没有长性的,容易着迷也容易遗忘。我想,我大概就是这样的人,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一辈子不是要毁了吗?我心怀恐惧,总是希望自己能克制一下自己,不要那么地对事情总是一腔热情,那么执迷不悟。后来,慢慢地,我警惕成了,只要发现自己已陷入着迷就立即准备撤退,可是我发现,高度警觉下我依然还是无法摆脱着迷的心理,为此我很苦恼很苦恼。

平和一点喜欢一件事行不行呢?我尝试过多次,但是最终不是仍然掉进着迷的陷阱就是三下两下没

伴随你一起走完人生道路的,除了自己的伴侣之外,还有谁?自然就是朋友喽,两肋插刀的朋友,招之即来的朋友,时时牵挂的朋友,能分担你的痛苦和分享你的欢乐的朋友,最难得的是高山流水的知心朋友……无怪乎人常叹:“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伴

周伟明

伴,半人也,难怪人们把寻找伴侣,说成是“寻找自己的另一半”,当然,除了伴侣,我们小时候都有过一起玩耍的玩伴,一起读书的同伴,一起搭伙做事的伙伴。我们上海人对伴有一个很有哲理的称呼,叫“道伴”,有道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做朋友,做伙伴,志同道合才做得长久,“道伴”,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这个人是可以

是东山特色,果林深处藏一个精致的古庙,很意外。

小庙称庵,通常住着尼姑,紫金庵没尼姑,也没和尚。说起来,居然可追溯到唐朝,有南宋的彩绘罗汉,国家级历史文物。门口一块“文革”期间的碑,落款“吴县革命委员会”。我们都知道“文革”打倒一切,许多历史文物化为灰烬,这块“文革”告示,足以说明当地人对历史的敬畏。

小叶黄杨十分常见,在路边,夹道小灌木长成参天大树,不可思议。树龄百年以上就可以算作古树,古树不稀罕,有历史的地方都能见到。有古树必有传说,必有故事。地气殊异,江山炳灵,紫金庵里小叶黄杨,神奇身世让人感慨时间沧桑,同时也非常励志。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原来那些千年古树名木,除了常见的柏树,松树,槐树,银杏,连路边不起眼的灌木小叶黄杨,也一样能够悄然跻身其中。



了兴趣。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了。

到了现在这个年纪,开始对自己从小到大的着迷有了一些反省。其实,着迷是人不可摆脱也不必摆脱的天性。着迷的好处是,可以让你以义无反顾的心态去接触新事物,坏处是,如果对着迷的事情没有选择,全凭着自然生成,那就是祸害。人的所谓自控力,其实都是相对的,否则人

间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悲剧要发生。至于说到长性,其实也不是那么玄乎的事情。我发现着迷本身也会变化,其实这当中就有一种舍弃和筛选的过程,有很多爱好不必保持一生。爱过就行了。而有的迷恋,则是一辈子都不够的。这个选项来自人的良知与忠诚。

如今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日新月异的新时代,来到了一个粉丝文化的新时代,不只是等着让别人成为你的粉丝,而是你要随时准备成为新事物的粉丝。不要吝啬你的喜欢,喜欢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喜欢就是喜欢,用不着藏着掖着,表达出来,甚至升华起来,就可能是一个新的方向。

都说人老先老心。我感到这话说得对。人老了,对自己不熟悉的事情再也提不起兴趣了,这好吗?谁规定了只有老的东西才是好的呢?在我们身后,还会有无数的新鲜事物将要登场,我们要学会与这些新生事物保持良好的关系,要给它们点赞,要学会发现年轻人身上的优点,学会理解我们本不理解的新生事物。我现在觉得,着迷其实就是挽救我的一道天然的屏障,有了着迷之心,我就有可能跟上这个时代,有了着迷之心,我就有可能去体验更多的我们年轻时未曾体验过的事情。从这一点上说,我们一辈子都要保持这种着迷之心才是。

据不完全统计,笔者采访的200多位将军级红军老战士中,有弹创记录者170多人,累记战创400多个,平均每人2个以上。累累战伤,也是他们身上的“光荣花”,无言见证了他们在长征路上充满传奇色彩的顽强生命力。
“长征路上我身共有10朵‘光荣花’!”颜文斌不无骄傲对笔者说。1934年8月,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时任红军排长的颜文斌,随红六军团向湘西迈出了长征第一步。
他回忆道,长征前,自己已经负伤5次,长征中又负了5次伤。接着他解释,战争年代,红军官兵作战,流血负伤称“挂花”,牺牲称“光荣”。“光荣花”就是负伤的伤疤。
这是1998年7月24日,在大连黑石礁干休所,颜文斌将军接受了笔者的采访,他是我采访的年龄最小但身上弹洞最多的一位老红军战士。
当时,颜文斌脱衣挽裤,一展示身上的“光荣花”,笔者随将军手指一一数之:头、臂、胸、腰、臀,共十八处伤痕。颜文斌说,为十次重伤,三次开刀所致——
右臂弯曲不能直,关节处有一长条疤痕。这是长征中,敌人的手榴弹在他身边爆炸时打的。颜文斌说,当时,弹片钻进右臂,臂骨折断,肿如馒头。战后,医生将他绑在一棵树上,叫卫生员捆住他的腿,以小刀割开皮肉,用钳子硬将弹片撬出。言此将军道:“那时又没有麻药,疼死了!”
左上臂上有两弹洞,一前一后,状如铜钱。将军回忆,敌子弹由前进,从后出,幸未伤骨头。负伤后,当地老乡以南瓜瓢泡盐水,裹伤口,一星期后即痊愈。
颜文斌将军大腿上方有一圆形疤痕,大如碗口,是与敌人拼刺刀时被暗枪所击。一发子弹由前下腹部进,股后出,断左腿。颜文斌说,开始只觉腿发软,敌退后方知已负伤。

有一种树在唐宋八大家的诗文中没有提到过,在了一本又一本描写花草树木的古代诗词集萃中没有占过一行字,这就是橄榄树。
橄榄树起于五千年前的希腊克里特岛,逐步传到地中海各国,再走向世界。中国南方早有种植,品种繁多。

克里特岛上的橄榄树很平凡,花儿不是“当春乃发生”,要到四五月“山花烂漫时”,它才开放出白色的小花,不参与斗艳。

橄榄树不是巍然耸立的参天大树,一般只有七八米高,不易吸引人的眼球。可是橄榄树的树根不比树身短多少。不仅根深,而且还有盘根。树冠的圆周有多大,地面上盘根的圆周就有多

大。不论是树干、树枝、树根都可以做成工艺品。老年人尤其喜欢橄榄木做的拐杖,既美又坚硬还轻便。
“桃李四橄榄七”,橄榄树种下去以后7年才开始结果,要25年才能结出丰硕的橄榄果。因此,急功近利的人是不会栽培它的。为官一届5年,25年是五届以后的事啊!

橄榄树有点怪癖。它不喜欢进富贵人家的花盆、花房。被迫进去,光照少了,犹如患了不治之症。橄榄树还有一种终生不做“伸手派”的精神,不进水肥充足的黑土,坚持生长在戈壁沙滩那般贫瘠的土壤,但它用自己的贫穷换来万家的福气。一棵橄

榄树每年献给人们几百斤橄榄果,或几十斤被称为“液体黄金”的橄榄油。
鲜花几天不下雨、不浇水就会枯萎,橄榄树三个月不进滴水照样活得很

自在。有时雨来了,它一点也不贪婪,不存水,乐于向下放水。因此,它不生长在一马平川上,而要生长在马儿不易奔腾的斜坡上。

有些农作物在烈日暴晒下会卷曲,低头。坚强的橄榄树在4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中,树叶照样婷婷玉立,果实依然挂树。不仅如此,橄榄树还常为羊群遮阳。赤日下的绵羊在吃饱以后,会懒洋洋地躺在橄榄树下睡上一觉。

“酸”字在中华文化中一般不是好字眼。酸性土壤更差劲,有些树木就是因为酸性过度而死亡,可是橄榄树却能在酸性土壤中茁壮成长,不让人多为其操心。

植物一般是怕大风的,可是橄榄树是世上罕有的不能被风吹倒的木樨科植物。这有点像苏东坡颂佛时所云:“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即使有16级大风吹来,它至多也是扭一扭树干而已,扭而不折。这有它螺旋般的身躯为证。

橄榄树这股不惹事,不怕事,不计得失、不喜亦不忧的平常心,让橄榄树

就这样,颜文斌仍拄双拐艰难前行,随红二方面军长征。部队营长劝他留在老家乡养伤,他坚决不干,自言能挪一步是一步,能活一天是一天,要饭也要跟着红军走。

颜文斌回忆自己负伤最重的一次,是1935年6月的湘西忠堡大捷战役中,差一点就“光荣”了。6月14日晨,总指挥部发出最后冲锋的命令。六军团42名排以上干部组成敢死队,颜文斌昂昂站在头一位。

颜文斌回忆,他第一个冲向敌阵地,正与敌人拼刺刀时,一颗手榴弹突然在眼前爆炸了,只觉得脑袋“嗡”一声,便什么也不知道了。当他苏醒时,发现自己正躺于一个坑中,数民工在挥锹填土。颜文斌坐起来,骂道:“我还没有死,怎么埋我!”在场的人全吓傻了。

颜文斌接着说:“好险哪!脑门上被手榴弹片击中,幸亏没打破天灵盖。不然就真‘光荣’了。”他强调:“战争年代,师的干部,团的干部,必须靠前指挥,冲锋时,不然士兵怎能听你指挥。长征时,肖克、王震上山时,都在前面拿马刀砍草开路,我们这些下级军官能不靠前吗?”

采访结束时,颜文斌举起手指数道,开国将领中断臂独腿者有十余人,其中出自红二方面军有九人。他们是上将贺炳炎(断右臂)、彭绍辉(断左臂);中将余秋里(断左臂)、晏福生(断右臂)、钟赤兵(断右腿);少将军左齐(断右臂)、苏鲁(断左臂)、张和(断右腿)、彭清云(断右臂)。介绍完后,他大声对笔者说:“我身上共有18朵‘光荣花’,体无完肤了,但比他们好,我还是个完人哪!”颜文斌言罢朗声大笑,声震瓦宇,豪气冲天。

腊子口,是中央红军长征最后一处险地。明请看本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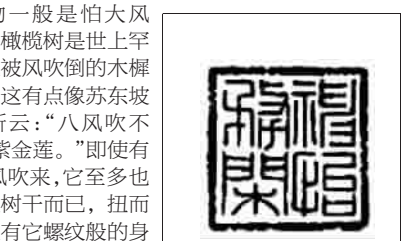
成为长寿树。古代被尊称为“千岁”的高官无一活到百岁者,可是橄榄树普遍都能存活近千年。克里特岛上至今还有两棵枝茂叶盛的三千岁的橄榄树,堪称“世界之最”。

又因为橄榄树有这种高贵的品格,才有了那一枝青绿色的橄榄枝预示洪水已退的

传说。全世界74亿人无不把橄榄枝当作和平与美德的象征,以至于连那些搞假和平的人也不得不装模作样地挥两下“橄榄枝”。橄榄树之威道不尽,凑上一首作点缀。

赞橄榄树
薄土瘠田干叶扬,
禁酸耐硗藐贫窳。
千年不朽非粮莠,
一旦为藜辅老苍。
雨打穹庐添秀逸,
腰丝丝绿益绸妆。
劲挺扎根如砥柱,
果枝造梦富家邦。

注:硗——音qiào,不毛之地。藜——音yuán dāng竹之别名。稂莠——音láng yǒu稗草。藜——藜杖,拐棍。老苍——指老人。



神怡务闲
杨靖篆刻

就这样,颜文斌仍拄双拐艰难前行,随红二方面军长征。部队营长劝他留在老家乡养伤,他坚决不干,自言能挪一步是一步,能活一天是一天,要饭也要跟着红军走。

颜文斌回忆自己负伤最重的一次,是1935年6月的湘西忠堡大捷战役中,差一点就“光荣”了。6月14日晨,总指挥部发出最后冲锋的命令。六军团42名排以上干部组成敢死队,颜文斌昂昂站在头一位。

颜文斌回忆,他第一个冲向敌阵地,正与敌人拼刺刀时,一颗手榴弹突然在眼前爆炸了,只觉得脑袋“嗡”一声,便什么也不知道了。当他苏醒时,发现自己正躺于一个坑中,数民工在挥锹填土。颜文斌坐起来,骂道:“我还没有死,怎么埋我!”在场的人全吓傻了。

颜文斌接着说:“好险哪!脑门上被手榴弹片击中,幸亏没打破天灵盖。不然就真‘光荣’了。”他强调:“战争年代,师的干部,团的干部,必须靠前指挥,冲锋时,不然士兵怎能听你指挥。长征时,肖克、王震上山时,都在前面拿马刀砍草开路,我们这些下级军官能不靠前吗?”

采访结束时,颜文斌举起手指数道,开国将领中断臂独腿者有十余人,其中出自红二方面军有九人。他们是上将贺炳炎(断右臂)、彭绍辉(断左臂);中将余秋里(断左臂)、晏福生(断右臂)、钟赤兵(断右腿);少将军左齐(断右臂)、苏鲁(断左臂)、张和(断右腿)、彭清云(断右臂)。介绍完后,他大声对笔者说:“我身上共有18朵‘光荣花’,体无完肤了,但比他们好,我还是个完人哪!”颜文斌言罢朗声大笑,声震瓦宇,豪气冲天。

腊子口,是中央红军长征最后一处险地。明请看本栏。

长征的细节

身经百战的「光荣花」

吴东峰